



我们家老爷子进入耄耋之年以后仍然思维清晰,笔耕不辍,不断有精彩的漫画佳作问世。作为当时漫坛最年长的漫画老将,多少人问起:老爷子何以如此健硕有成绩?他总是说:“……我常常想起老家后院的那一口小水井,那清凉甜美的井水,无论你去汲用,总是源源不断,永不见少。我现在虽已年迈,但我只要天天动脑用笔坚持创作,虽是老井也不会干涸。”他是把自己比作一口老井,担心井水被挑水人疏远,出水量就会减少以至干涸,他用水井的涓涓水源勉励自己,勤奋努力永葆艺术青春。

我记得那小水井,那可是我们儿时的乐园。

小水井在后院,听说是爷爷奶奶年轻时带人动手掏成的。小水井的确

过完新年,就虚岁三十了。三十岁,是个不痛不痒的年纪。丰子恺先生说:当年岁开始冠用“三十”两个字时,觉得好像头上张了一把薄绸的阳伞。而我的三十岁,似乎还有着十几岁的好奇,二十几岁的冲动。不管不顾,时间却已迫不及待地拉着我走进另一个故事里。

三十岁的年纪,没了要“长尾巴”的恐惧。关于“长尾巴”,小时候不懂,真的觉得每长一岁就会长出点尾巴,加上我是属猴的,每每在夜晚总会捂着屁股,念叨着千万别真的长尾巴。后来才知道,“长尾巴”是过生日的意思,也是期盼长大的意思。以前的人们总喜欢开玩笑,有些玩笑成了小孩子的梦魇,但是现在,开玩笑的人越来越少,人们都忙得忘记了年岁。

三十岁的年纪,生活教会了体悟生活的本领。住在鸽子笼似的商品房里,朝阳的房间,冬日暖暖。阳光透过窗纱,大红的喜字,大红的被褥,让房间愈发红火。抬头看天,闭眼听歌,可以独坐一整天。越长,越发安静。除了小区里飘荡的电钻声,听不到其他热闹。寒假里,不用上班,不用完成

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;单位不大,各色人等。G主任在我们这个只有三十多个人的单位干了整整二十年的总务主任,陪伴了五位一把手领导,熬白了好几位觊觎总务主任这一职位的有志者的头发,但他岿然不动,可谓“政坛不倒翁”。有人曾戏谑地对他说:“G主任的屁股与总务主任的宝座焊了电焊,牢得狠!”G主任憨笑着说:“承蒙领导厚爱,同志们信任。呵呵!”去年,G主任终于光荣退休了,也算功德圆满。很多人退休就退休了,最多是在退休欢送会上说几句动情的话语暂时打动一下人心,而G主任退休后还常常被在任的员工提起,尤其是他在任时说过的几句草根名言在单位还被我们“盗用”。“俺已经退出江湖,但江湖还有俺的传说”,用这句话来概括G主任的退休生活还是比较恰当的。

G主任的学历并不高,但学历不代表能力,文凭不代表水平。他好像天生就是干总务主任的料,大到单位基建工程的监管,小到人来客去,无需领导明说,他总是做得妥妥帖帖。就拿若干年前招待来客这一点来说,来什么人,在什么饭店,喝什么酒,用什么烟,要不要上大闸蟹,如果上大闸蟹是什么规格,是全母,还是全公,抑或是公母对半,他总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拿捏得恰如其分。这一份功力既有先天的因素,也有后天的历练。更绝的是他的劝酒技艺令人回味无穷。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之际,G主任总是要敬酒的,而敬酒总是有难度的,但G主任总有他的“绝招”。他的第一杯酒一定是敬酒桌上的最高领导,敬酒时一定是恭恭敬敬地站着,身体微微前倾,右手端着酒杯,左手在下边托着,笑容满面地看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领导,这一份虔诚足以温热领导那一颗冷漠的心,于是领导也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。待领导站稳了,G主任先是非常认真地说:“感谢领导指导工作,我干杯,

记忆里的小水井

□ 陈景凯

很小,井口竟不及一个脸盆大小,当然没有井台,井沿是用一块外方内圆的石板做的。井虽小,可出水挺足,也清澈干净,家里洗刷用水全在这小水井里。我们几个小孩子用一个稍大点的罐头盒配上铁丝做的把儿,再系上一根长绳,就有了一个提水的吊桶。无论我们提汲多少水,小水井里的水永远那么多。我们争相为洗衣的婶婶不停地供应用水,全然顾不得弄湿自己的鞋袜,婶婶高兴,我们欢乐。

冬天从小水井里提上来的水,手伸

三十而立

□ 钱加玲

人情世故,甚至也不用做家务,过个年,落得个清闲。唯有“抓紧”两字,意味深长,一听,便觉得时间要将我拉走得更快些。

三十岁的年纪,更喜欢宅在图书馆,无忧无虑地与先贤对话。偶尔,羡慕起坐在身旁看书的穿着校服的男生和女生。他们并排坐着,桌上摆放着好几本习题,两个人不说一句话,只全神贯注地做题。这让我想起那个国庆节不回家,在图书馆抱着一摞书写论文的自己。每过一个年岁,总会留下些什么在骨子里。

三十岁的年纪,在应酬里感知年岁更替的从容。起身,敬酒,在觥筹交错中,时间将食物抽丝剥茧呈现在食客面前,同时也拿走我们的时间作为交换。交谈的人都年长于我,在他们所经历的年月里,我还不免踪迹。我喜欢听那么像故事的事实。也曾试图去记录那个我感兴趣的沉重的历史与

有意思的G主任

□ 卢有林

您随意!”然后一仰脖子,一口酒便倒进嘴里含着,接着将空酒杯对着酒桌上的每一个人“巡游”一圈,以明诚意,最后用左手食指指着鼓起来的腮帮子,示意领导干杯。一般情况下,领导也不好意思再拗了,只好干了。领导干了杯,他把酒咽进肚子里后,也不忘幽他一默:“随意不代表随便,谢谢领导赏脸!”整个敬酒过程浑然天成、水到渠成。我们也在一些酒局上套用过他的“我干杯,你随意!”“随意不代表随便!”这两句敬酒语录,也管点用,但总是达不到他的那种效果。这就好比一首流行歌曲,最好的是原唱,翻唱再好也唱不出原唱的味道。

G主任自担任总务主任以来,一直是单位的班子成员。班子成员在人事、财务、评优、晋级等诸多事务的决策方面有自己的话语权,有人凡事都要抢先表明自己的观点,有人从来都是附和别人的意见。前者会在不经意间得罪他人,而后者会给员工留下老好人、没主见的印象。只有G主任让人捉摸不透,他有时候也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,而这些意见不会涉及到某个具体人的切身利益。如果遇到涉及某个具体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,领导让他表明观点的时候,他也会用一句“经典名言”敷衍过关。一次,班子成员为了某个同志的市级表彰进行讨论时争论不下,领导只好向他求援,希望G主任能理解他的意图,发表一下意见。一直沉默的G主任也不好再沉默,于是他干咳了一声,说:“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,那个就那个,不那个就不那个。”他把“那个就那个,不那个就不那个”说得就像绕口令一样,逗得我们忍俊不禁。领导对他也不生

进去暖暖的。闷热的夏天,我们爱蹲下身朝井里张望,大喊一声,一阵凉快的感觉顿时弥漫开来。水面上自己做出的鬼脸怪相,会被湿漉漉的井壁上落下的水滴“嘀哒”一声砸得支离破碎,无影无踪。那晃动的水面真有趣极了。

大人们会拿一根木棍横在井口,用篮子把买来的西瓜吊在井中去掉暑气,再取上来吃的西瓜可是“冰镇”过的,那甜津津、凉丝丝的享受,我们都能啃透瓜皮,多美!没吃完的饭菜吊在小水井里就是放进了一个天然大冰箱,那时节谁家都有冰箱啊!

随着城市建设,老家的房子早就拆除没有了,后院那小水井也被填埋消失了。可在我的记忆里,仍然有那小水井,有那用不完的清冽的水,有那几时的欢乐。

荒野,却发现没有那么大的张力,只得臣服于时间,做个光影幕布下的看客。

三十岁的年纪,没有人可以改变。日记撕与不撕,时间依旧站在风野里,看人间逍遥。每当听到“这种事情我经历的多了”,总会放下手中的活儿,仔细倾听起来。经历就像乘一列观光车,每个经历都需要一张车票做凭证,而这车票的预定就是时间。人们总没有耐心去相同的地方数次,同样,经历也是如此。经历同一种经历数次,想必是有了经验。经验是用宝贵的时间换来的,只有感知了时间的人,才会聪明地将经历换算成经验,不然,再多的经历,也只是经历。三十岁,开始喜欢听琐碎的事情,家长里短,几个女人谈论起来,可以将经历弹奏成风生水起的经验。我竖起耳朵听着,一箩筐地将种种经验记在生活的簿上。在这本簿上,可以读到生子的苦乐,可以辩出人心与人性情味。

三十岁的年纪,三十而立。“立”是会意字,表示站立。在三十岁的尘埃里,站立着想一些事情,想通了,想得高兴起来了,遂记之。

了气,一是他的资历够老,二是他的“那个就那个,不那个就不那个”说得蛮有意思的。领导接着问:“G主任,你说那个就那个,不那个就不那个,我问你,那究竟哪个就哪个,不哪个就不哪个呢?”领导就是领导,脑筋急转弯转得够快的,就来个追问。G主任并不着急,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投票!”这是一个好办法,但领导担心投票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意图。G主任给领导递了一个眼神,领导自然心领神会。投票结果自然化了领导脸上的笑容——以一票险胜。从此,“那个就那个,不那个就不那个”在单位传开了,遇到一些事情要表明意见时,大家也冷不丁地调侃一句“那个就那个,不那个就不那个”,气氛一下子就嗨了起来。有时G主任在场,他也咧着嘴笑。

G主任既是学校的总务主任,也兼任单位工会副职。他这个工会副主席与总务主任一样干得风生水起,有滋有味。工会经常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,开展活动少不了发布通知、制订方案之类的文字工作。G主任在这方面也是一把好手。关于活动通知他总会把方方面面、等等一一考虑周全。通知的最后总会出现这样的文字:未尽事宜,另行通知。有人问他为什么写上这一句,他的回答倒也干脆:“计划不如变化,我给自己留一手。”还别说,这一手留得好,还真的经常在活动时间、活动项目、参加人员等方面出现变动。于是,G主任的第二份通知《关于开展XX活动的通知的补充通知》又新鲜出炉。这个“通知的补充通知”我早在十八年前就看到过了。

一个有意思的人,总会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,即使他从某个岗位上退休了,也会给在职的人留一份念想。据说,G主任退休后,又被县城的某单位返聘,也算是发挥余热。我想问的是,G主任,您在新的工作环境里还是这么有意思吗?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军装还是时髦的。朱国祥就送我一套,这是很令人激动的事。

朱国祥是我的发小,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起玩。学骑自行车,游泳,打鸟,钓鱼,甚至也学会了抽烟喝酒。他长得有点像外国人,除了眼珠发蓝,鼻子还特别大,我们都叫他朱大鼻子。据说他有八分之一俄罗斯血统。

朱大鼻子高中毕业后下放到高邮东风公社,后来应征入伍当了基建工程兵,地点在东北辽阳。这套军装是他当兵后的前两年硬节省下来送我的。我那时刚上大学二年级,放假回家,朱大鼻子也回乡探亲,我们坐在京杭大运河边,看旭日初升,看风帆疾驰,畅谈当兵和上学的心得,憧憬美好的未来。他告诉我,部队生活很严格、辛苦,但很有规律,也很充实;他业余正在学习作词作曲。临别时,他从军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的东,送给你,这是一套军装,我知道你有当兵情结。我说,你自己不穿吗?他说,部队每年都要发放的,我省着穿应该可以。我很高兴地收下了。那个年代,军装是最好的时装。我收下了朱同学赠送的珍贵大礼。

朱国祥送我的军装是战士服。上装只有上口袋,没有下口袋;裤子特别宽大。我穿上军装很兴奋,基本上还算合适,只是裤子又肥又大。那个年代,大军裤是时尚的亮色。我终于也穿上了军装,似乎半圆了当兵的梦。我在读高中时曾参加过空军招飞,体检合格了,政审未通过。后来上了大学,和当兵的机遇就失之交臂了。现在,我也穿上了军装,既不失时尚,又仿佛有了当兵的感觉。对着镜子看自己,的确很精神。

回到学校里,同寝室的同学个个羡慕。有人甚至要向我借穿几天,过把瘾。那时候,我们对部队是有很浓的情结的。记得大学军训结束时,

我多想要你一个暖暖的拥抱

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
也足以让我心花怒放
为自己感到无比骄傲

我多想要你一个甜甜的微笑

哪怕只是你回眸的一霎
我的眼睛里就已泪水婆娑
感动着你我曾经拥有的美好

不再悲叹韶华的远去
走过的青春岁月里

那一株火红的桃花
竟然开放在野外的小径旁
掀开窗帘
我的心灵不再寂寞

散步在小径上,见你轻轻点头

我便拥有了多彩的三月
这样的诗意
融进了我整个的身心

我曾半掩着门扉凝视过你
你比三月似乎来得更早一些

我思绪中的三月
竟是如此灿烂
我心泉里的三月

一套军装

□ 王俊坤

我们送别南京军区69师的教官,全体同学都流下了不舍的眼泪。1979年刚打完了越自卫反击战,军旅歌曲在校园内盛行。我整天地穿着这套军装,脏了,洗一洗,又穿起来。上大学的后两年,我基本上是在穿着军装度过的。

谈恋爱了,有一次女朋友来看我。那时经济条件差,没钱买一套新衣裳,我就穿着这身军装陪女朋友逛商店、看景点。别人以为我是一名退伍军人。有一天正在看风景,突然飘起雨来,女朋友有点着慌。我像变戏法似的从大军裤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叠的小红伞来,女朋友很是欣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人们雨天使用的基本上是大黄油布伞,讲时髦的也只是刚流行的黑尼龙伞,我却拿出一把可以折叠的小红伞来,确实有点意外。这小红伞是我特意买的,那时候价值十几块钱,算是比较贵的。老人说,谈恋爱是不能送伞的,伞和“散”字谐音,不吉祥。我因为觉得这小红伞太时尚了,管不了那么多,就下决心买下了,想不到立即派上了用场。当然,还是要感谢那条大军裤,放一把小伞竟然看不出来。

后来,回家乡参加工作了。站在讲台上授课,感到穿一身军装有点“冒”,不太合适,就将上装和下装分开来穿。一直到结婚,这套军装都是我的主打服装。它是我青年阶段的难忘记忆,甚至充满着我对绿色军营的向往。

朱国祥后来也复员回到家乡工作,经历了就业、下岗、创业,成为比较成功的商人,成为知名的作曲家。我们仍经常相聚在一起,为了那套军服,我总是认真地敬他一杯小酒。

我多想

□ 王少同

已安放着我们共同的自豪
不再伤感生活的不如意
得失取舍才是人生永恒的色调

余生,让我继续跟着你的脚步

陪着你,慢慢变老
然后,再寻一方静净之所
一起享受生活的自在逍遥

三月,那株桃花

□ 陈石奇

清流奔涌着融融的暖意

就让目光投放在绿野之上吧

借着小径上传来的清风
聆听你的呼吸,欣赏你的甜畅

我就这样注视着
你一直注视着你
你比十里春风还要温暖
一直开在我的心上